



(美) 马丁·克鲁兹·史密斯 著

黑貂阴谋：
美苏间谍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712.55/4

黑 貂 阴 谋：

美 苏 间 谍 战

〔美〕 马 丁 · 克 鲁 兹 · 史 密 斯 著

尤 颢 张 维 刘 觉 侔 译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Martin Cruz Smith

GORKY PARK

根据纽约兰顿出版公司198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赵慧如

封面设计：李 木

黑貂阴谋：美苏间谍战

〔美〕马丁·克鲁斯·史密斯 著

尤懿 张维 刘觉涛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35,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书号：10003·008 定价：2.0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苏联现实生活的一隅，揭露了美苏之间的间谍战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矛盾与斗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是美国的一本畅销书，已译成多种文字，并在美国拍成电影。



莫 斯 科.....	1
萨 图 拉.....	342
纽 约.....	377

莫斯科

一

深夜，素以“白夜”著称，寒冷而宁静的莫斯科街头，今天却这样昏黑，这样暖和，耀眼的车前灯划破静寂的夜空。

一辆汽车开过来，前后滑动几下，停在那里，民警队的人员从车上走了下来。这些警官一色打扮，身佩短武器，帽檐压得低低的，全身裹在羊皮大衣里。其中一个不穿制服，身材瘦长，脸色苍白的人是侦察队长。他带着怜悯的表情听一个警官讲述在雪地里发现尸体的经过：午夜时分，他从公园的人行道拐过去解手，刚解到一半，就看到了这些尸体，他简直吓呆了。听他说完，民警队人员就借着汽车聚光灯的照明去看现场。

侦察队长估计这三个可怜的死家伙是在喝伏特加时乐极生悲冻死的。伏特加要抽液体税，而且价格不断上涨。三个人喝一瓶酒恰到好处，钱不算多又可以喝得过瘾，而且一般人都认为，“三”是个吉利的数字。

这时，旷场对面照射过来一束灯光，随着灯光的移动，树枝的黑影飞快地掠过雪地，两辆黑色伏尔加汽车开过来了。跳下车来的是一小队身穿便衣的克格勃谍报人员，矮胖壮实的普里布鲁达少校是领队。民警和克格勃人员一起跺着脚取暖，嘴里哈出水汽，帽檐和领子上的冰碴在闪闪发光。

民警是苏联内务部的武装警察，他们负责交通指挥，抓酗酒闹事的人，收拾普通的尸体。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负有更重大、更微妙的使命，如打击国内外的阴谋分子，走私犯，心怀不满的人。谍报人员虽然有制服，他们却总愿意穿不暴露身份的便衣。普里布鲁达少校因为天不亮就起床而满肚子不高兴，但为了缓和一下人民警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于同行相轻而关系紧张的局面，一直堆满了笑容。突然他认出了侦察队长。

“你是连科！”

“不错，正是我。”阿卡迪·连科说着径自朝尸体走去，把普里布鲁达撇在后面。

顺着那个发现尸体的民警穿过雪地的足迹，他们走到距旷场中心警报器一半路的地方。侦察队长照例应抽名牌烟的，但阿卡迪却点燃一支廉价的“普里马”牌纸烟，使劲地吸，吸得满口是烟——这是他遇到死人时的习惯性动作。果然如那个民警所说，那里有三具尸体。他们安详地，甚至姿势很不错地躺在融化着的冰层底下，中间那个仰卧着，双手合掌，好象在进行宗教葬仪；另外两个身子侧躺着，两只胳膊向外伸展，僵卧在冰层下面，看上去就象印在凸纹文件纸上的侧面图案。三个人脚上都穿着冰鞋。

普里布鲁达用肩膀把阿卡迪推到一边说：“等我们把情况搞清楚，确实与国家安全无关之后，你们再动手。”

“什么安全不安全，少校，我们是在公共场所——公园里发现的三个酒鬼。”

少校不管阿卡迪说什么，挥手招呼那个带照相机的谍报人员过去。每拍一张照片，雪地映出蓝色的闪光，尸体就好象浮动一下。照相机是外国货，照片几乎在拍的同时就冲洗

出来了。三具尸体由于雪的反光没有照出来。

“你看怎么样？”

“很快，”阿卡迪说着把照片递回去。这时尸体周围的积雪已经被踩得乱七八糟。阿卡迪很恼火，站在那里拼命抽烟，一边用他细长的手指挠着头上薄薄的黑发。他发现少校和那个摄影师都忘了穿靴子。但愿这些克格勃会因为湿了鞋而走开。至于这几具尸体，他指望能在附近雪地里找到一两个空酒瓶。这时，黑夜正悄悄地从他身后的顿河教堂那边消逝。他看见民警队的病理专家列文正站在旷场边上轻蔑地盯着这边看。

“看样子尸体躺在这里有好长时间了，”阿卡迪说，“再过半个小时，我们的专家就可以把它们刨出来，放在灯光下检查了。”

“说不定有一天这里躺着的是你，”普里布鲁达指着最靠近的一具尸体说。

阿卡迪拿不准他是否听清了这个人的话。小片小片的雪花在空中闪烁。他断定此人不会说那样的话。这时，普里布鲁达的脸在聚光灯的照耀下来回晃动，好象拿不定主意似的，又黑又小的眼睛瞪得象个果仁。突然间，他把两只手套摘了下来。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听你教训的，”普里布鲁达说着就叉开双腿跨在尸体上，双手象狗似地往后扒拉，边挖边把扒拉起来的雪往左右两边甩。

这个人认为他是习惯于同死尸打交道的；他曾去过从地板到顶棚都溅满鲜血的厨房，他是一个专家，知道夏天死人容易到处溅血，所以他宁肯摆弄冬天的僵尸。很快，一个死人的面孔从雪里露了出来。侦察队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

的人头，他感到此情此景永远不会忘掉。可他哪里会想到这成了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呢。

“这是凶杀。”阿卡迪说。

普里布鲁达一点不动声色。他又马上扒开另外两具尸体头上的雪。它们和第一个一模一样。接着他跨上中间那具尸体，使劲敲打冻结的上衣，冰裂开了，他把冰碴扒掉，又把尸体的衣服敞开并把里面的衣服统统撕开。

“没关系，”他大笑着说，“还能认出她是个女的。”

“她是被人用枪打死的，”阿卡迪说。在女人惨白色的乳房和奶头之间，露出一颗子弹穿进去的黑色伤口。“你把证据破坏了，少校。”

普里布鲁达撕开另外两具尸体的上衣，“枪杀，都是枪杀！”他高兴得象一个盗墓者发现了宝贝似地叫喊着。

普里布鲁达借着摄影师闪光灯的亮光，双手扯开死者冻结的头发，从嘴里挖出一粒铅弹。这时阿卡迪发现，三个受害者不仅头部都被毁坏，他们手指的指纹部分，全都没有了。

“两个男的头部也中了子弹，”普里布鲁达一边用雪擦拭他的双手一边说，“侦察员，三具尸体，这是个吉利的数目啊！现在我已给你们把脏活都干完了，咱们总算公平合理了。好了，”他向摄影师下令说，“咱们走吧。”

阿卡迪眼看摄影师步履艰难地走开了，就对普里布鲁达说：“你总是干脏活，少校。”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三个人都是在雪地里被枪杀又被剥得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干的工作，少校。你是不会要我调查这件事的。谁知道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

“你说会有什么结果？”

“事情不好办，少校。为什么你和你的手下现在不把调查工作接过去并让我和我的部下回去呢？”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犯了反对国家的罪。你不过碰到了一件比往常稍为复杂一点的案子，如此而已。”

“由于有人破坏了证据，使案情复杂化了。”

“我的报告和照片会送到你办公室去的，”普里布鲁达一点一点费劲地戴上了手套，“所以你会从我的劳动中得到好处的。”他说这句话时故意把嗓门扯得老高，好让旷场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当然，如果你确实发现有什么冒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况，你可以让检察官马上通知我，懂吗？连科侦察员？不管你的侦破工作花一年还是花十年时间，反正你一发现情况，马上就给我来电话。”

“我全听明白了，”阿卡迪同样也大声回答说，“你可以得到我们的全力合作。”

鬣狗、乌鸦、大绿豆蝇、蛆虫……侦察员一边目送着普里布鲁达的汽车驶离旷场，一边心里诅咒着这些专吃死人肉和喜欢在死人身上追腥逐臭、见不得阳光而在黑夜出来活动的生物。这时，东方已经发白，他几乎感觉得出地球正朝着初升的太阳加速旋转。他又点燃了一枝烟，借以驱散普里布鲁达给他留下的恶劣印象。这时，飞舞的雪花开始在朦胧的晨曦中闪闪发光。在旷场边缘，民警们还站在那里发楞。他们已见到雪地里冒出来的那些死人的面孔。

“这案子归我们管，”阿卡迪向他的手下人宣布，“你们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他让这些^人挪动一下，尽可能拉开距离，至少要把这个地区警戒起来，并让外科医生在汽车上通过无线电话要家里

再派些人来，带上铁铲和金属探测器。他感觉到，只要稍微组织一下，这支队伍就活跃起来了。

“所以我们要……”

“在接到新的指示之前，我们要干起来，外科医生。”

“多么可爱的早晨啊，”列文俏皮地说。

这位病理专家比其他在场的人的年龄都大些，象个漫画里的犹太人。他冒充是民警上尉。他对侦察队原有的专家塔尼娅没有好感。塔尼娅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死人的面孔。阿卡迪把她叫到一边，指示她先画一个旷场的轮廓草图，然后试着把尸体的位置画出来。

“是画它们被那位好心的少校敲打之前的样子，还是之后的样子？”列文问道。

“画敲打之前的样子，”阿卡迪说，“就好像少校根本没来过。”

这个组的生物专家象是个医生，正开始在尸体周围的雪地里寻找血样。阿卡迪估计这一天的气候准错不了。他从莫斯科河望过去，只见远处堤岸上初露的晨曦正照耀在国防部大楼上，这是那些一望无际的暗褐色围墙一天之中唯一显出生机的时刻。旷场四周的树木正在象小鹿那样怯生生地从晨曦中探出头来。雪花在阳光下露出红色和蓝色，鲜艳得象五彩缤纷的缎带，这是一个冰消雪融、阳光和煦的晴朗日子。

“他妈的，”他又朝死尸看了看。

小队的摄影师来了，他问克格勃的人拍了照片没有。

“拍了，我敢肯定，那些照片当纪念品不错，但对侦探工作不适用，”阿卡迪说。

摄影师挺得意，哈哈大笑起来。

好嘛，阿卡迪心想，他笑得更欢。

这时，一个名叫帕夏·帕夫洛维奇的便衣侦探坐着侦察员的公务车赶到了，这是一辆五年前投放市场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不象普里布鲁达的“伏尔加”牌车那样时髦漂亮。帕夏的血统一半是鞑靼人，他的肌肉发达，富于浪漫气息，吊儿郎当地穿一件深颜色的大坎肩。

“三具尸体，两男一女，”阿卡迪边说边钻进汽车，“已经冻僵了，可能死了有一个星期了，也可能已有一个月，甚至五个月。身上没有证件，没有财物，什么都没有。三个人都是胸部中的子弹，其中二人头部也中了子弹。去看看他们的面貌。”

阿卡迪坐在汽车里等着。谁也想不到这一年的冬季到四月中旬就过去了；往常冬季总要持续到六月，长得令人厌倦。这些可怕的东西本来是可以晚些时候被发现的。要不是昨天晚上雪融化了，一个民警憋着尿，再加上月光正照射到这块雪地，阿卡迪现在可能还闭着眼睛在睡大觉呢。

帕夏看了尸体回来时气得暴跳如雷，他说：“什么样的疯子竟会这么干法？”

阿卡迪欠身让他坐进汽车。

“普里布鲁达曾来过这里，”阿卡迪等帕夏坐下后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注意到这位侦探脸上的表情有微妙变化：先是有些惊恐，然后眼光向外面的旷场望去，又转回到阿卡迪身上。在他看来，躺在外边的三个死鬼与其说是一桩恐怖的罪行，倒毋宁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者兼而有之。因为帕夏是深谙此道的侦探之一，他心中似乎比谁都有数。

“这不是我们该办的案子，”阿卡迪接着说，“我们在这里出点力，然后他们会从我们手里接过去，不用担心。”

“可是这是在高尔基公园呀，”帕夏有点发蒙了。

“确实非常古怪。你就照我吩咐的办，我们会办好的。把车开到公园民警局去，向他们要溜冰道的地图，还有今年冬天在公园地段值勤民警和出售食品的商贩名单，以及可能在这里附近巡逻纠察、维持公共秩序的义务纠察员的名单。关键是要从中发现重大情况，”阿卡迪下车后，侧身把头探进车窗说，“顺便问一下，还给我派来别的侦探没有？”

“还有费特。”

“我不认识他。”

帕夏朝雪地里啐了口唾沫说：“有那么一只小鸟，他听到什么都能背得出来。”

“好啊，”阿卡迪说。办这种案子肯定需要有一个告密者，这位侦察员不仅听从了这样的安排，而且欢迎这样做。

“在所有人的合作下，我们会很快摆脱这个无头案。”

帕夏走后，开来两辆卡车，车上有民警学员和铁铲。塔尼娅已在空地上划好格子，因而可以一米一米地铲雪，而不至于漏掉可以发现罪证的地段。尽管阿卡迪认为，由于离开作案时间已经很久，对能否发现罪证并不抱什么希望。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做样子。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普里布鲁达可能在天黑以前到这里来，所以表面上搞得挺热闹。民警们都活跃起来了。他们基本上都是交通警察，他们自己阻塞了交通也感到高兴。民警队招募的是刚从军队复员的农村子弟，招募时用使人难以置信的许诺诱骗他们，答应他们可以住在连核科学家也住不进的莫斯科。真是异想天开！这样一来，莫斯科人一直把民警队当作混蛋和下流的占领军。民警也把他们驻地的市民当作堕落的、道德败坏的人，甚至犹太人来对待。尽管如此，却从来没有人再回农村去。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充满了活力，不再是一冬天老是灰

蒙蒙的圆盘了。学员们在暖洋洋的微风吹拂下游游荡荡，目光都避开旷场中心。

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高尔基公园呢？城里比这大的公园有伊兹玛依洛夫、捷尔任斯基、索科尔尼基，哪个地方都能放得下尸体。高尔基公园总共才两公里长，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一公里。这是十月革命后开辟的第一个公园，但也是人们喜欢去的公园。公园狭窄的南端几乎伸展到一所大学。北边与克里姆林宫隔水相望。这里是人人都会来的地方：职工们喜欢到这里来吃饭，老太太们乐于领着小孙孙来呼吸新鲜空气，青少年也都愿意来玩。公园里有一座阜氏转轮^①，还有喷泉和儿童剧院，到处是林荫道和俱乐部。冬天还有四个溜冰场和溜冰道。

侦探费特到了。他的年龄几乎同学员们相仿，很年轻，戴一副钢边眼镜，有一双滴溜转的蓝色大眼睛。

“你负责搞雪，”阿卡迪用手势指了指越来越高的雪堆说，“把它化了，再仔细查看。”

“尊敬的侦察员，您希望在哪个实验室化雪并查看呢？”费特问。

“哦，我看用点热水就地就可以进行，”怕这样讲可能对方听不太懂，阿卡迪又补上一句，“我希望每一个雪片都翻个遍。”

阿卡迪把费特坐来的米红色民警队用车开走了，汽车开过克里姆斯基大桥朝城北驶去。冻冰的河流好象在呜咽，快要解冻了。现在是九点钟，离阿卡迪起床已经有两个小时，他只抽过烟，还没有吃早饭。汽车一下桥，他就向指挥交通

^① 这是一种在垂直转动的巨轮上挂有座位的游戏器具。——译者

的民警挥动他的红色身份证，飞快地超过停在那里的汽车。这是他的特权。

阿卡迪对他的工作不抱什么幻想。他是一个侦破凶杀案的高级侦察员，在几乎不会发生组织得很严密的犯罪案件并且找不到善于运用策略的人才的国家里，他称得上是个侦破凶杀案的能手。一个普通俄国人手下的受害者往往是同他相好的女人，这种人一喝醉酒就会用斧子砍女人的头——大概要砍十来下才击中一下。说句实话，被阿卡迪抓到的罪犯首先是普通的醉汉，其次才是杀人犯，而醉汉要比杀人犯好对付得多。他的经验是，再没有比酒鬼最要好的朋友或他们的妻子的处境更危险了，可是全国却有一半人要酗酒。

屋檐上倒挂着的冰柱往下滴着水。这位侦察员驾驶的汽车弄得地上积起的雪水四处乱溅，使过路的行人躲闪不迭。但今天比两天前好多了，那时车辆和行人得象幽灵那样艰难地在雾气腾腾的道路上慢吞吞地行走。他在马克思广场上绕克里姆林宫一周后，开到彼得洛夫卡大街，过了三个街区，就到了那栋黄色的六层大楼，即莫斯科民警总局。他把车开进底层车库，乘电梯到了三楼。

民警局的指挥所通常被报纸说成是莫斯科的神经中枢，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对有关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的意外事件或犯罪报告作出反应。这里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划分成三十个地区的莫斯科地图，并在一百三十五个民警区分站的标记处装上了电灯。一排排无线电开关安装在一张通讯联络桌子的周围，侦察员们坐在那里同巡逻的汽车保持着联系（“伏尔加在呼叫59号”）或者用暗号、地区名呼叫（“伏尔加在呼叫鄂木斯克”）。在莫斯科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秩序井然和安静的房间，也找不到储存信息如此精确的

电子设备和精致的鉴别分析过程。这时，在偌大一幅地图上只有一个分区的电灯在闪亮，它说明在这座拥有七百万居民的首都市区，一昼夜之间只报告了一件重大的犯罪行为。这亮灯的地方就是高尔基公园。民警局长在指挥所房间正中心注视着这盏灯光，此人身材高大，扁平脸，穿一身金黄色镶边的灰色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功勋绶带。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名校级副局长。这时阿卡迪穿的是普通服装，站在他们面前，显得衣冠不整。

“将军同志，首席侦察员连科向您报告，”阿卡迪很有礼貌地开口说。可他心里在问自己，刮过脸没有？他克制着自己，没有用手去摸下巴。

将军只是稍微点了点头。旁边的一名中校说：“将军知道你是一名侦察凶杀案的专家。他相信专业化和现代化。”

“将军想了解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初反应，”另一名中校说，“能早点破案吗？”

“有全世界第一流的民警和人民的支持，我坚信我们会顺利地查明并破获犯罪分子的，”阿卡迪的回答相当肯定。

“那末为什么不给各侦察分区发一份通报要他们提供有关受害者的情况呢？”第一个说话的中校问道。

“死者身上没有证件，而且是冻僵了的，说不准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另外，身体的有些部位已被毁坏，没法辨认本来面目。”

另一位中校看了一眼将军之后问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曾到过现场吧？”

“是的，去了。”

将军最后说：“事情发生在高尔基公园。这使我没法理解。”

阿卡迪在局里的食堂要了一份甜面包和咖啡当早点，随后往公用电话机里投放一枚两个戈比的硬币，拿起话筒问道：“连科老师在吗？”

“连科同志正在参加区党委的一个会。”

“我们曾约好一起吃午饭。请告诉她，她丈夫今天晚上才能同她见面。”

在后来的一小时内，他翻看了年轻的侦探费特的档案，弄清楚此人只办过对克格勃特别感兴趣的案件。阿卡迪穿过面向彼得洛夫卡大街的院子离开了民警总局。这时，民警人员和采购物品后正在回家的妇女们都在拦路堵住环形车道的高级轿车中间穿来穿去。他向警亭挥挥手，往法院化验室走去。

阿卡迪走到验尸房门口，停下来点了一枝香烟。

列文听到划火柴的声音就抬起头来问道：“你会呕吐吗？”

“如果吐了会影响你工作的话，我可以不吐。不过你要记住，我不象某些人是来挣外快的。”阿卡迪是在提醒列文，病理学家比同活人打交道的普通医生多挣25%的工资。这是“保健津贴”，因为尸体上的毒菌实在多得可怕。

列文说：“只要刀子稍一失手，随时都有可能感染。”

“尸体是冰冻的，只会让你感冒。你也从来不会失手。对你来说，死人就是一笔外快。”阿卡迪猛吸了一口烟，使鼻子和肺部都充满了很浓的烟气。

做好准备之后，他就走进一个福尔马林气味很浓的房間。这三名受害者活着的时候性格可能是迥然不同的，但作为三具尸体完全是一个样。浑身上下都呈灰白色，臀部和两肩呈青紫色，皮肤都拱起一层鸡皮疙瘩，三个人的胸口都有一